



家庭与世界

〔印度〕泰戈尔著

董友忱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

B51.44 7-2

外国古今名著丛书

家庭与世界

【印度】泰戈尔著
董友忱译

家庭与世界

[印度]泰戈尔著
董友忱译

*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华光Ⅱ型计算机——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排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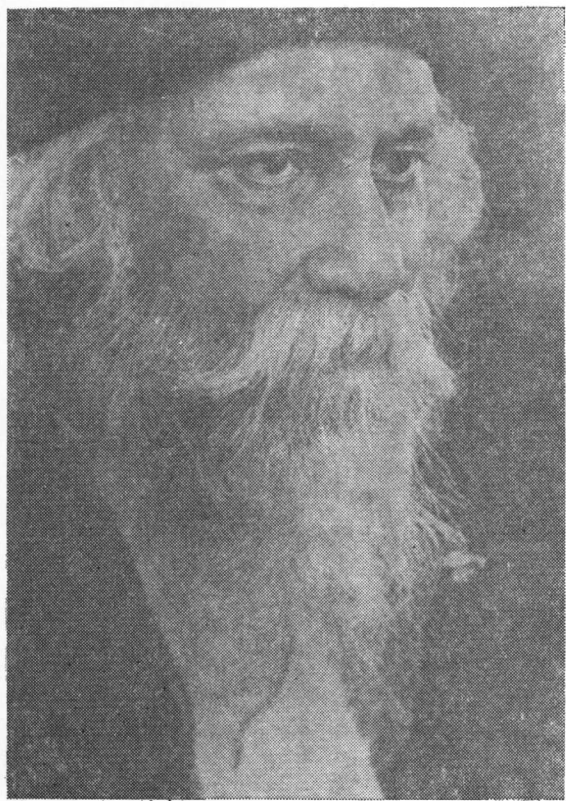
*

850×1168毫米32开本 8.25印张 3插页 184千字
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

ISBN 7-5329-0040-1

I·37

统一书号 10331·307 定价 1.75元



作者像

前 言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61—1941)是我国读者比较熟悉的一位印度孟加拉语作家,也是蜚声世界文坛的一位伟大文化名人。他出生在加尔各答的一个地主之家。他的祖父达罗卡纳特(1794—1846),是印度启蒙运动思想家和梵社创始人罗摩莫罕·罗易(1774—1833)的挚友。他的父亲代本德罗纳特(1817—1905),是当时颇有名气的哲学家,后来成为梵社的领导者之一。泰戈尔本人也担任过梵社的秘书(1884—1911)。

泰戈尔的家庭当时成了加尔各答的文化中心,不少文化名流、学者、诗人、作家经常云集在他的家里,讨论各种文学艺术问题,举行音乐会,组织文艺演出。泰戈尔的大哥迪健德罗纳特是位诗人和哲学家,他五哥久迪林德罗纳特是位戏剧家和演员,他的堂侄奥波宁德罗纳特是现代孟加拉美术学派的创始人之一。

泰戈尔生长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从小就受到文学艺术的熏陶,因此,他从孩提时代起就酷爱文学艺术。

1878年泰戈尔去英国留学。父亲希望他学习法律,盼望他将来成为律师,但他对法律并不热心。他的兴趣在文艺方面。他在英国留学期间阅读了大量的欧洲文艺作品,学习了欧洲音乐。1880年他返回祖国。

1890年泰戈尔来到乡下,经营祖传的地产。他经常住在小船上,沿着星罗棋布的河网四处漫游,因此有机会接触广大农民,目睹他们的生活。这一段农村生活对泰戈尔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是在这个时期,泰戈尔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的短篇小说。

1901年泰戈尔在桑地尼克东创办了一所学校,从此开始了

他的教育生涯。1921年这所学校改为国际大学。泰戈尔国际大学不仅教授印度传统文化艺术，而且还开设不少国家的语言文学课。当时中国的学者谭云山、常任侠、吴晓铃、画家徐悲鸿等人，都先后在那里工作或学习过。新中国第一位孟加拉语翻译家石真就在那里学习过孟加拉语言和文学。

泰戈尔不仅孜孜不倦地从事文学创作，而且还积极参加当时的民族解放运动。1919年英国士兵在阿姆利则惨无人道地枪杀手无寸铁的群众。泰戈尔听到这个消息后义愤填膺，公开发表声明，谴责英国当局的暴行，并宣布放弃英国政府赐予他的“爵士”称号。

1912年泰戈尔将他的孟加拉文本诗集《吉檀迦利》、《渡船》、《奉献集》中的部分诗歌译成英文，题名为《吉檀迦利》，并在英国出版。这本英文版的诗集受到了英国文化界的重视，翌年泰戈尔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他是东方第一个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泰戈尔二十二岁成婚，四十一岁丧偶，以后没有再续弦。他有两子三女，其中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都在他之前离开了人世。他一生共创作了五十多部诗集、三十多个剧本、近百篇短篇小说、十二部中长篇小说。他还写有大量的论文、书简、游记、回忆录等。此外，他还从自己的诗集中用英文选译了部分诗歌，编成六个集子出版，这就是我国读者所熟悉的《吉檀迦利》、《新月集》、《园丁集》、《飞鸟集》、《游思集》、《采果集》。

泰戈尔不仅是位多才多艺的伟大诗人、作家，而且还是中国人民的真挚朋友。他一贯同情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谴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1881年当他还是个青年的时候，他就写了《在中国的死亡贸易》一文，痛斥英帝国主义向中国倾销鸦片，毒害中国人民。他在1916年访问日本时公开抨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山东省。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泰戈尔多次发表谈话，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

径，并写诗《敬礼佛陀的人》，讥讽杀人放火的日本侵略者在寺庙里祈祷侵华战争的胜利，对遭受苦难的中国人民寄予深切的同情。

1924年4月12日至5月22日，泰戈尔应邀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他先后到过上海、杭州、南京、济南、北京、太原、武汉等地，受到我国文化界人士的热情欢迎。5月8日在北京协和礼堂为泰戈尔举行了祝寿会，并用英语演出了他的戏剧《齐德拉》。5月19日我国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在开明戏院（民主剧场）为泰戈尔一行演出了《洛神》。演出结束后，泰戈尔在梅兰芳的一把扇子上用孟加拉语题诗一首，表达了自己的喜悦心情。

泰戈尔的作品早在七十多年前就开始被介绍到中国来了。1915年《新青年》杂志第2期刊载了陈独秀从英文转译的泰戈尔四首诗歌，此后泰戈尔的作品陆续从英文转译成中文。新中国建立后，我国文艺界更加重视泰戈尔作品的翻译工作。1961年为纪念这位文学巨匠诞辰一百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的《泰戈尔作品集》（共十卷）。近几年来，我国又陆续出版了直接从孟加拉原文翻译成汉文的泰戈尔作品。1981年5月7日我国文化界隆重集会，纪念泰戈尔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同年8月7—11日中国南亚学会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联合举办泰戈尔学术讨论会。

我是很喜欢泰戈尔的作品的，我更景仰泰戈尔的伟大人格。早在大学攻读孟加拉语言文学时，我就深深地爱上了他的作品，我喜爱他那些清新隽永的诗歌，我更喜爱他那些充满崇高人道主义精神的小说。因此，二十几年来我一直利用业余时间研究和学习他的作品。

《家庭与世界》是泰戈尔的一部长篇小说，最初于1915年4月至1916年2月在《绿叶杂志》上连载，1916年又出了单行本。这部作品发表后，在国内外激起了很大的反响。对这部作品誉毁不一，一时褒贬纷至。应当承认，这是一部有争议的作品。如

何评价这部作品？请读者和评论家去研究吧。我相信，读者自有公正的评价。

这部作品的确切名称应当译为《家里与家外》。但由于英译本译为《家庭与世界》(The Home and The World)，因此这部书的汉译名称就沿用了英文本的译名。《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也采用该译名。尽管译名不够准确，但为了避免混乱，我还是保留了《家庭与世界》这个译名。

我根据孟加拉文版《泰戈尔全集》第8卷，将这部作品译成中文。在翻译过程中，我参阅了俄文版（译者为我的已故导师B. A. 诺维科娃）和英文版的两个译本。俄文译本基本保持了原作的全貌和风格，但英文译本作了较大的删改，有些段落不见了，而且译者还把全书分为十二章，因此，英译本与原著就有较大的差异。

在山东文艺出版社同志们的鼓励和支持下，我才得以把《家庭与世界》译成中文。为此，我衷心感谢他们。由于我个人的水平有限，译文中的误谬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教。

董友忱

1986年10月15日

《家庭与世界》与 家庭题材文学

石 溪

中外文学史上,家庭一直作为最基本的文学题材,而使前后相继的作家留连不已,并且创作出了许多不朽的文学作品辉映于文坛。如明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清曹雪芹的《红楼梦》,俄国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等等,等等。这个突出的事实,应该引起文学史家们的充分注意,从应有的高度给予科学的剖析,甚而有必要来编写一部家庭题材文学作品的文学史。家庭题材的文学作品何以如此繁荣昌盛的呢?如果从人类发展史的角度认识:家庭是伴随着人类步入文明社会而产生的,而且作为最基本的单位,构筑着不同形态的社会。诚然,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家庭其他方面的社会功能会逐渐削弱,但是作为人类最基本的生存场所的意义依然相当突出。也许私有制的全部消亡,家庭这种社会组织也会随之消亡,不过可以预测,即使是生活在新的社会组织的文学家们,也会饶有兴趣地探索人类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这种家庭社会组织,以新的社会观念来反映家庭所包含的变幻无穷、深不可测的内容。总之,由于家庭与人类的发展,与人类的生存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不论是过去的文学,现在的文学,或者将来的文学,家庭题材的文学作品都会作为一株枝繁

叶茂的绿树，挺立在世人面前，所以研究家庭题材的文学作品有着既现实又深长的意义。

从已经产生的家庭题材的文学作品来看，家庭题材的文学作品大体不外是在写家庭的内部斗争，家庭内部与外部的斗争中，借一个家庭的兴衰盛灭，或者所特有的温馨气息，从一个侧面或多个侧面来反映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文化的、道德的、伦理的等方面的内容。正是家庭题材的文学作品有着如此深厚的内涵及所具有的相应审美意识，再加上这类文学作品由于贴近生活而拥有难以估量的读者群，它们所具有的社会价值是非常肯定的。所以，要重视家庭题材的文学作品，要研究它，并且通过一系列的文学现象来总结这类作品创作的得失，以有利于目前的创作，有利于未来的创作，推动人类社会更好地进步。

泰戈尔的《家庭与世界》，从世界范围内观察，即使是同泰戈尔的其他作品相较，也称不上是出类拔萃者，但它毕竟是一个存在，而且还是一个具有个别意义的存在，因而它在研究家庭题材的文学作品时，还是有着应有的地位的。

二

泰戈尔的《家庭与世界》，也是属于由于第三者的插足而致家庭感情发生危机的那类作品，其中并涉及到“暴力”“贪欲”“非正义性”等问题，还以深刻细腻的笔触展示了他所写的每一个人物的隐秘的内心世界，似乎与同类文学作品没有什么二致。可是通篇观察，它与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时下正在出现的某些个作品迥然不同，它没有招徕读者的性心理描写，也并不涉及因为经济的、文化的、性格的差异而致的家庭悲剧的因素。泰戈尔期冀

通过这一家庭感情的危机及造成这一危机的因素，来揭示家庭与世界这样一个大题目，以及如何正确处理这样一个大题目，所以他没有把他的目光仅仅停留在他所写的这样一个家庭内部，而是把家庭的风波与外部世界的尖锐斗争联系起来，确定家庭感情危机的性质，来寻求解决家庭感情危机的出路。从某种意义上说，《家庭与世界》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于是使泰戈尔的《家庭与世界》从津津乐道于三角关系低下的沼泽地带，腾挪到一个令人注目的境界。

一般来说，若出现家庭感情危机，大抵在家庭组建之前或稍后，总存在着导致家庭感情危机出现的或较明显或较隐蔽的因素，伴随着家庭生活内容的展开，矛盾逐渐激化，张开了难以弥补的裂痕。即使是由于第三者插入而致感情危机的文学作品所反映的事实也是如此。内因和外因的关系，量变与质变的关系，不只作为历史的辩证关系，而且也构成了这类作品的艺术辩证关系而演进着，只有正确揭示这些辩证关系，在创作中正视这些辩证关系，才能使作品的真实性与生活的真实性相一致。《家庭与世界》从碧莫拉的自述所说明的，碧莫拉与尼基莱什组成家庭之后，似乎忠诚与崇拜把他们二人紧紧铸在一起，他们的感情不仅没有距离，而且已达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这决不只是碧莫拉的空洞的表白，而是有着事实根据。碧莫拉出生在寒素之家，星象家卜占所得出的结论，使尼基莱什一家视她为“吉祥仙女”而供奉着，不同阶层所造成的隔膜泯灭了。特别是碧莫拉得到了尼基莱什祖母的垂青，一路斩关夺隘，把想与她争夺家庭内政大权的两个寡嫂远远抛到后面。纵然有妒嫉，有小动作，也难以动摇她的家庭主妇地位。似乎在文化意识上，碧莫拉与尼基莱什有着难以逾越的障碍，但是尼基莱什专门为她请了一位外籍

家庭教师，在不长的时间里，碧莫拉竟然能与通过硕士学位的丈夫作范围宽广的对话。碧莫拉也有着自矜之处，可是她并没以此作为资本而忘乎所以，她只是沉浸在幸福之中，品尝着婚后生活的蜜汁，滋润着对丈夫的忠诚。为此，她在悬挂丈夫肖象的卧室里，精心地浇灌着一盆兰花，使它葳蕤芬芳，以示她对丈夫的爱情永葆青春。她经常在忠贞的殿堂里，扪心自问，是否有失检点之处。“磐石不可转”，“妾心如磐石”，这就是泰戈尔所刻镂的碧莫拉，一个这样家庭环境的中心人物。

可是一阵强烈的风惹乱了碧莫拉的心绪，并且形成涟漪，汇成波涛，还要形成狂滥汪洋之势。以至卧房里的那盆兰花在碧莫拉心中失去了位置，而致憔悴了、枯萎了。内因究竟在哪里？外因究竟怎样通过内因而发生逆转之势的？量变在什么时候发生的；量变的发生怎么达到质变的？那样的突然，那样的来无踪，使作品一下子就丢掉了旧套常规。是的，泰戈尔是曾写到：碧莫拉第一次来到大庭广众之中，去听松迪博关于祖国命运的演讲，泰戈尔还写到碧莫拉在听演讲过程中与松迪博的目光相遇而产生的异样感觉。难道仅仅是由于碧莫拉长期封闭式的生活而第一次与丈夫以外的异性接触所惹起的动物性的情欲吗？或者是由于松迪博极富炫目夺彩的演讲力而使碧莫拉见异思迁的吗？泰戈尔似乎想追及这方面的因素，来为他的答案寻找深层的原因。不过这是难以说明问题的本质的。

围绕着祖国的命运，松迪博与尼基莱什曾经进行过热烈的讨论，并且对于祖国命运的现状有着近似一样的认识，然而在如何拯救祖国命运这个带有关键性的问题，二者发生了尖锐的分歧，并且分道扬镳了。松迪博坚决倡议“国货运动”，以民族工业的复苏来拯救祖国。而尼基莱什则认为这无济于事，继续经营

着舶来货。由于松迪博是尼基莱什家的常客，并且二者是朋友，是同学，碧莫拉对于他们的讨论，对于他们的分歧不能一无所知。只是孰是孰非，难以形成她个人的认识罢了。泰戈尔并没有提供全面的事实而说明碧莫拉认识的形成，可是从某些侧面，我们不能不认为碧莫拉的倾向在那个特定的艺术环境中形成是理所当然的。松迪博倡导“国货运动”一开始，就碰到了如果断绝一切外来商品，群众连最起码的御寒之物也没有了。这只是《家庭与世界》偶而涉笔的一个艺术细节，应该说是泰戈尔所反映的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生活细节。仅就这样一个生活细节，他所写的那个祖国好象是一个完全靠体外输液维持生命的危重病人。没有自己的工业，没有应该有的经济基础，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要站立起来，独立行走，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至于泰戈尔所写的那个祖国各个阶层的生活状况，尼基莱什的一户佃户，妻子病重无钱医治，妻死无钱丧葬，最后竟然抛下四个待哺的孩子作云游僧以求苦海的解脱了。可见生活在社会最低层的人民，处在水深火热、山穷水尽的地步。这样的民族危机，这样的国家厄运，这样残酷的生活现实，必然形成一个时代的主题，必然造成一个社会的激流，必然牵动着千千万万个人的心。不再说处在矛盾漩涡的人群和家庭了，就是用权势和金钱筑成的高墙也阻挡不住世界风暴的冲击，就是用纯洁和忠贞所缔结的家庭氛围也抵御不了祖国呼唤的应召。世界是大的，它大于每一个家庭，它大于千千万万组成它的所有家庭，所以现实的真面一旦裸露在碧莫拉面前，碧莫拉就心动了，钟情了。从应该意义上讲，这决不是碧莫拉感情的叛逆，而恰恰是民族觉醒的一种表现，是祖国危亡的一种责任感，当然这也是碧莫拉与尼基莱什感情危机症结之所在。泰戈尔借松迪博把世界问题，带

到了尼基莱什家中，带到了碧莫拉的心里，家庭问题出现了，家庭与世界的矛盾形成了。虽然说泰戈尔并没有能够正确地认识它的性质、意义，但就他的艺术构思则是成功了，并且推动着泰戈尔在家庭题材的文学创作中朝前迈出了阔大的一步，得以有领先之势。至于书中所蕴含的深刻的历史内容，泰戈尔纵然不是自觉地去反映它们的，却也能使我们据以观察那个时代那个国家特定时代的情形。这是《家庭与世界》在家庭题材文学作品之中，值得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

三

如作品的题目所示：家庭与世界似乎属于思辨范畴的一个命题，而且作家在写作这部作品之前不无较多的先验意识，但是作家并没有把人物写成他的政治信条的传声筒，也没有把作品造成哲学教科书之类，而是凭借着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层剖露，藉着相适应的结构方式，形成了一部绚丽多姿，绘形传神的文学作品。这是《家庭与世界》在家庭题材文学创作中值得注意的又一个问题。

是的，泰戈尔在《家庭与世界》这部作品中，是把家庭问题置于世界这个大场面下观察，并且把握家庭矛盾的。然而泰戈尔在具体表述他的文学作品主题时，则是藉助于一个具体的家庭、具体的家庭环境的人物描写，来完成他既定的主题的。家庭与世界相比，家庭自然是小于世界，家庭只不过是组成世界的一个细胞。艺术的再现便是选取这样最富有个别意义的细胞——家庭，去反映浩阔宏大的世界。这就是艺术创作中的“以小见大”之谓。由于作家选取了十分成功的创作角度，从一个家庭生活

的展开，再走向深处，来反映世界问题，来反映世界与家庭的关系。

家庭作为反映世界的具体场景，而且碧莫拉与尼基莱什所组成的又是这样一个凭忠诚和崇拜浇铸起来的家庭，那么世界问题所造成的家庭矛盾，所形成的家庭问题，只能是从隐到现，从内在到外在地展开。因而泰戈尔把他的笔触主要深入到他所塑造的人物的内心世界中，去涂抹世界问题所掀起的人物内心的涟漪，去形成人物内心世界的风暴，去勾勒人物内心世界上空所形成的雷霆万钧的劈雳情势。《家庭与世界》不象一般的文学作品那样，凭藉着动作的场面，凭藉着曲曲折折的故事而攫取人心，而只是借心态的描写期冀引起读者的共鸣，然而泰戈尔却是成功了。从碧莫拉这个人物的塑造，足以证明这个问题。碧莫拉先是沉溺于家庭情感的温馨之中，处处流淌着东方淑女柔媚温顺的性格，也处处显示着贪恋静谧幸福的心境。晨起，偷偷对尼基莱什行触脚礼的自白，足以见出她对尼基莱什的崇敬心态。作家还借尼基莱什之口，述说碧莫拉的性格，碧莫拉的为人，象春天流淌在原野上的小溪：汨汨地流着，唱着轻快的歌，一路上撒下了滋润大地、复苏万物的奶汁。可是尼基莱什后来深感碧莫拉变了，不只见于兰花的枯萎憔悴，更见于他对碧莫拉的直觉观感：不知什么地方涌来了翻滚的源水，她到处溢漾，到处冲决，乃至大有冲掉原野的情态。于是他借想放一把火烧掉房子，来博得一瞬间的光亮所产生的快感戒碧莫拉。碧莫拉确实如尼基莱什所感觉的那样：她对祖国的关心竟然迷狂到如醉如痴的状态，似乎她已经成了“祖国母亲”的象征，为着松迪博借“国货运动”之名向她筹集一笔巨款，要去卖掉自己的首饰，或者想去抢她丈夫的金库，最后不得已偷偷拿了丈夫放在卧室保

险柜的钱。围绕着筹集款项一事，她踌躇，她不安，她呻吟，她叹息，我们随着泰戈尔对碧莫拉这个人物内心世界的多侧面的描写，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总之，内心世界成了家庭与世界展开冲突最基本的场地，而内心世界的揭示又深刻地反映了家庭与世界这样一个大的主题。同时恰合人物身份，恰合人物性格的分寸掌握，使人物跃然纸上，栩栩如生。

作品选取的结构也是相称的。《家庭与世界》采取了话剧单场人物独白的方式，来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同时围绕着家庭与世界矛盾的展开深入，人物登场不断地转换。把人物的感情表达得毫无掩饰，把人物的心态表达得淋漓尽致；同时使家庭与世界斗争的这根主线相续相灌，各见所持的态度。因而使得这部作品，在深沉中又见跳跃，在沉思中又见撞击的火花。

创作角度合理地选择，人物内心世界成功地描摹，相协调的单场独白的结构，使《家庭与世界》带有政治色彩的思辨框架里，到处充盈着文学的情趣。至于语言的凝炼深邃，与泰戈尔的文学风格是一致的，使得作品锦上添花，倾炫心魄。泰戈尔还不时把印度史诗的典实镶嵌到人物的对话中，既见出述叙的力量，还使作品赋有东方文化的意识，如此种种，使《家庭与世界》不同凡响。

四

类似《家庭与世界》的作品，如赫尔岑的《谁之罪？》，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乃至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琳娜》等，其中的女主人公大多是毅然走出旧的家庭而踏入新的生活世界，或者粉身碎骨以抗议诸种力量对她摧毁的现实，但是泰

戈尔则让他的女主人公碧莫拉在感情的横漾之后，经过一番忏悔，重新扬起爱情的风帆，驶向加尔各答，停滞于家庭的圈子里，去躲避世界的风云变幻了。文学作品中的命运，理所当然地各有不同，但是，泰戈尔对于碧莫拉的命运安排符合历史的逻辑吗？

从《家庭与世界》围绕的中心问题，及泰戈尔所非所是人物的态度上，可以见出泰戈尔在祖国命运上，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反对“暴力”，非议“破坏”，并且公开借尼基莱什之口批评掀起“国货运动”的人是一群借着祖国的旗帜而怀藏着掏吃祖国心肝的骗子，作品所写的松迪博就是泰戈尔所批评的这一类。并且泰戈尔还加重了一些，即松迪博还盗走了碧莫拉对尼基莱什深厚的忠贞之情。因此他对松迪博采取的态度是举起来再摔碎，再暴露他出自“贪欲”的卑劣目的。这样碧莫拉便在逐渐清晰松迪博面目的过程中，不得不迷途知返，把感情的重心又倾向了尼基莱什，回到他的怀抱，再向他行触脚礼。可是冷静地脱离作家的感情倾向分析，纵然“国货运动”提倡者中有心怀叵测的人，纵然“国货运动”初期有鲁莽灭裂的行径，但是“国货运动”的兴起，象征着泰戈尔所属的祖国民族资产阶级思想正在启蒙，正在发展，暗示着民族资产阶级要登临政治舞台来参与“祖国命运”的责任。对“国货运动”所取的否定态度，使泰戈尔在他的艺术作品中违背了历史的真实，也就使泰戈尔不得不使碧莫拉沿着泰戈尔的思想轨迹行进了。至于松迪博所主张的“暴力”，是与无产阶级的“暴力观”不可同日而语的。可是泰戈尔让松迪博这样一个他所否定的人物，能振臂一呼，天下云集，可以见出松迪博应运了那个时代的潮流，代表了那个时代人民的呼声和要求。所以，泰戈尔尽管在他的创作中提出了世界问题，也使他的